# 雲笈七籤/113-下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雲笈七籤

◀上一卷

卷一百一十三下　紀傳部·傳十二

下一卷▶

續仙傳

續仙傳

續仙傳序

古今神仙，舉世知之，然飛騰隱化，俗難可睹，先賢有言曰，人間得仙之人，且千不聞其一，況史書不載神仙之事，故多不傳於世。詳其史意，以君臣父子、理亂忠孝之道，激勵終古也，若敦尚虛無、自然之跡，則人無所拘制矣。《史記》言三神山在海中，仙人居金銀宮闕，不死之藥生其上，人有欲往者，則風引舟而去，終莫能到。斯亦激勵拘制之意也。

大哉！神仙之事，靈異罕測。述云初之修也，守一煉氣，拘謹法度，孜孜辛勤，恐失於纖微。及其成也，千變萬化，混跡人間，或藏山林，或游城市。其飛升者，多往海上諸山，積功已高，便為仙官，卑者猶為仙民。何者？十洲間，動有仙家數十萬，耕植芝田，課計頃畝，如種稻焉，是有仙官，分理仙民，及人間仙凡也。其隱化者如蟬蛻，留皮換骨，煉氣養形質於巖洞，然後飛升成於真仙，信非虛矣。

汾生而慕道，常愧積習。及長，游歷宦途，周游寰宇。凡接高尚所說，或覽傳記，兼復聞見，皆銘於心而書於牘。又以國史不書，事散於野，矧當中和兵火之後，墳籍猶闕，詎有秉筆記而述作者，處世斯久，人漸稀傳，惜哉！他時寂無遺聲，今故編錄其事，分為三卷，冀資好事君子、學道之人譚柄，用顯真仙者哉！朝請郎、前行溧水縣令、兼監察御史、賜緋魚袋沈汾撰。

## 玄真子

玄真子姓張名志和，會稽山陰人也。博學能文，進士擢第。善畫，飲酒三斗不醉。守真養氣，臥雪不寒，入水不濡。天下山水，皆所游覽。魯公顏真卿與之友善。真卿為湖州刺史，與門客會飲，乃唱和，為《漁父詞》。其首唱，即志和之詞，曰：西塞山邊白鳥飛，桃花流水鱖魚肥，青箬笠，綠蓑衣，斜風細雨不須歸。真卿與陸鴻漸、徐士衡、李成矩共唱和二十五首，遞相誇賞。而志和命丹青剪素，寫景夾詞，須臾成五本，花木禽魚、山水景像、奇絕蹤跡，今古無倫。而真卿與諸賓客傳玩，嘆伏不已。其後真卿東游平望驛，志和酒酣，為水戲，鋪席於水上獨坐，飲酌嘯詠。其席來去遲速，如刺舟聲，復有雲鶴，隨覆其上。真卿親賓參佐，觀者莫不驚異。尋於水上捻手，以謝真卿，上升而去。今猶有傳寶其畫在人間者。

## 藍採和

藍採和，不知何許人也。常衣破藍衫，六銙黑木腰帶闊三寸餘，一腳著靴，一腳跣行。夏則衫內加絮，冬則臥於雪中，氣出如蒸。每行歌，於城市乞索。持大拍板，長三尺餘，常醉踏歌。老少皆隨看之，機捷諧謔，人問應聲答之，笑皆絕倒。似狂非狂，行則振鞋踏歌云：踏踏謌，藍採和。世界能幾何。紅顏一春樹，流年一擲梭。古人混混去不返，今人紛紛來更多。朝騎鸞鳳到碧落，暮見桑田生白波。長景明輝在空際，金銀宮闕高嵯峨。歌詞多率爾而作，皆神仙意，人莫之測。但以錢與之，繩穿拖行。或散失亦不回顧，或見貧人即與之，或與酒家。周游天下，人有為兒童時見者，及斑白見之，顏狀如故。後踏歌濠梁間，於酒樓上乘醉，有雲鶴笙簫聲，忽然輕舉，於雲中擲下靴、衫、腰帶、拍板，冉冉而去。其靴衫等，旋亦失亡。

## 朱孺子

朱孺子，永嘉安固人也。幼而師道士王玄真，居大箬巖巖即陶隱居修《真誥》於此，亦為真誥巖，巖之西有陶山在焉。勤苦事於玄真，深慕仙道。常登山嶺採黃精服餌，歷十餘年。一日，就溪濯蔬，見岸側二小花犬，孺子異之，乃尋逐，入枸杞叢下。歸告，玄真訝之。遂與孺子俱往伺之，復見二犬戲，躍逼之，又入枸杞下。玄真與孺子共尋掘，乃得二枸杞根，形狀如花犬，堅若石。洗潔歸以煮之，而孺子益薪看火三日，晝夜不離灶側，試嘗汁味，取吃不已。及見根爛，以告玄真，共取食之。俄頃，孺子忽飛升在前峰上，玄真驚異，久之，孺子謝別玄真，升雲而去。到今俗呼其峰為童子峰。玄真後餌其根盡，不知其年壽，亦隱於巖之西。陶山有採捕者，時或見之。

## 王老

王老，坊州宜君縣人也。居於村野，頗好道愛客，務行陰德為意。其妻亦同心不倦。一日，有繈道士造其門，王老與妻俱迎禮之。居月餘，間日與王老玄談，杯酌甚相歡洽。俄患惡瘡偏身，王老乃求醫藥，看療益加勤切，而瘡日甚。迨將逾年，道士曰：此不煩以凡藥相療，但得數斛酒，浸之自愈。於是王老為精潔釀酒，及熟，道士言：以大甕盛酒，吾自加藥浸之。遂脫衣入甕，三日方出，鬢發俱黑，而顏復少年，肌若凝脂。王老闔家，視之驚異。道士謂王老曰：此酒可飲，能令人飛升上天。王老信之。初，甕酒五斛餘，及窺，三二斗在爾。清冷香美，異於常酒。時方與二人持麥次，遂共飲，皆大醉。道士亦飲，云：上天去否？王老曰：願隨師所適。於是祥風忽起，彩雲如蒸。屋舍草樹、全家人物雞犬，一時飛去，空中猶聞打麥聲。數村人共觀望驚嘆。惟貓鼠棄而不去。風定，其賃持麥二人，乃遺在別村樹下，後亦不食，皆得長年。今宜君縣西三十里，有升仙鄉存焉。

## 侯道華

侯道華，自言峨嵋山來。泊於河中永樂觀，若風狂人，眾道士皆輕易之。而道華能斤斧，觀舍有所損，悉自修葺，登危歷險，人所難及處皆到。又為事賤劣，有客來，不問道俗凡庶，悉為擔水汲湯，濯足浣衣。又淘溷灌園，辛苦備歷，以資於眾。眾益賤之，驅叱甚於僕隸，而道華愈忻然。又常好子史，手不釋卷，一覽必誦之於口。眾或問之：要此何為？答曰：上天無愚懵仙人。眾咸笑之。經十餘年，殿梁上或有神光，人每見之。相傳云開元年中，有劉天師嘗煉丹成，試犬犬死，而人不敢服，藏之於殿梁，皆謂妄言。忽暴風雨，殿微損，道華乃登梁，復見光於梁上陷中，鑿起木，得一合，三重內有小金合子，有丹，遂吞之，擲下其合。吞丹訖，遽無變動，謂之虛誑。忽一日，入市醉歸，

其觀前素有松樹偃蓋，甚為勝景，道華乃著木履上樹，悉斫去松枝。群道士屢止之，不可，但斫，曰：他日礙我上升處。眾人常為風狂，怒之且甚。適永樂縣令至，其公人觀見斫松，深訝之。眾具白於縣官，於是責辱之，道華亦忻然。後七日，道華晨起，沐浴裝飾，焚香曰：我當有仙使來相迎。但望空拜不已。眾猶未信。須臾，人言見觀前松上，有雲鶴盤旋，笙簫響亮。道華忽飛，在松頂坐，久之，眾甚驚忙。永樂縣官吏道俗，奔馳瞻禮，其責辱道華縣官，叩磕流血。道華捻手，以謝道俗，云：我受玉皇詔，授仙臺郎，知上清宮善信院，今去矣。俄頃，雲中仙眾作樂，幡幢隱隱，凌雲而去。

馬自然

馬湘，字自然，杭州鹽官人也。世為縣之小吏，而湘獨好經史，攻文學。乃隨道士，天下遍游。後歸江南，而常醉於湖州，墮霅溪。經日而出，衣不濕，坐於水上而來言：適為項王相召，飲酒欲醉方返。溪濱觀者如云，酒氣猶沖人，狀若風狂，路人多隨看之。又時復以拳入鼻，及出拳，鼻如故。又指溪水令逆流，食頃，指柳樹隨溪水走來去，指橋令斷復續。

後游常州，遇馬植出相，任常州刺史，素聞湘名，乃邀相見迎禮，甚異之。植問：道兄幸同宗姓，欲為兄弟，冀師道術，可乎？湘曰：相公何望？曰：扶風。湘戲曰：相公扶風，馬湘則馬風，牛但且相知，無徵同姓。意言與植風馬牛不相及也。然植留之郡齋，益敬之。或飲會次，植請見小術，乃於席上，以瓷器盛土種瓜，須臾引蔓，生花結實。取食，眾賓皆稱香美，異於常瓜。又於遍身及襪上摸錢，所出不知多少，擲之皆青銅錢。撮投井中，呼之一一飛出。人有以取者，頃復失之。又植言，此城中鼠極多。湘書一符，令人帖於南壁下，以箸擊盤長嘯，鼠成群而來，走就符下俯伏。湘乃呼鼠，有一大者近階前，湘曰：汝毛蟲微物，天與粒食，何得穿穴屋宇，晝夜撓於相公？且以慈憫為心，未能殺汝，宜便率眾離此。大鼠乃回，群鼠前，皆叩頭謝罪，遂作隊莫知其數，出城門去，自此城內便絕鼠。

後南游越州，經洞巖禪院，僧三數百人方齋。而湘與婺州永康縣牧馬巖道士王知微、弟子王延叟同行，僧見湘、知微到，踞而食，略無揖者，但使以飯。湘不食，促知微、延叟速食而起，僧齋未畢。及出門，又促速行，到諸暨縣南店中，約去禪院七十餘里。深夜聞尋道士聲，主人遽應此有三人。問者極喜，請於主人，願見道士。及入，乃二僧，見湘但禮拜哀鳴，曰：禪僧不識道者，昨失迎奉，致貽責怒，三數百僧，到今下床不得。某二僧是主事，且不坐，所以得來，固乞舍之。湘惟睡而不對，知微、延叟但笑之。僧

愈哀乞，湘起曰：此後無以輕慢人為意，回去入門，僧輩當能下床。僧回，果如其言。湘翌日又南行，時方春，見一家好菘菜，求之不得，仍聞惡言，命延叟取紙筆。知微言求菜見阻，誠無訟理，況在道門，詎宜施之。湘笑曰：我非訟者也，作小戲爾。於是延叟捧紙筆，湘畫一白鷺鷥，以水噴之，飛入菜畦中啄菜，其主人趕起，又飛下再三。湘又畫一犬咼子，走趕捉白鷺鷥，共踐其菜，碎盡不已。其主人見道士戲笑求菜，致此慮復為他術，即來哀求。湘曰：非求乞菜也，故相戲爾。於是呼鷺及犬咼，皆飛走投入湘懷中，視菜如故，悉無所損。又南游霍桐山，入長溪縣界，夜投旅店。宿舍小，而行旅已多，主人戲言無宿處，道士能壁上睡，即相容。已逼日暮，知微、延叟曰：只能舍宿，爭會壁睡？湘曰：爾但俗旅中睡，我坐可到明。眾皆睡，而湘躍身梁上，一腳掛梁倒睡。適主人夜起，燭火照見，大驚異。湘曰：梁上猶能，壁上何難。而入壁久之，不出。主人祈謝移時，請知微、延叟入家內凈處，方出。及旦，主人留連，忽失所在。知微、延叟前行數里尋求，已在路傍。

自霍桐回永康縣東天寶觀駐泊，觀前有大枯松，湘指之曰：此松已三千年餘，即化為石。自後果化為石，忽大風雷震，石倒山側作數截。楊發自廣州節度，責授婺州刺史，發性尚奇異，知之，乃徙兩截就郡齋，致之龍興寺九松院。各高六七尺，徑三尺餘，其石松皮鱗皴，今猶存焉。或有告疾者，湘無藥，但以竹杖打病處。腹內及身上百病，以竹杖指之，口吹杖頭如雷鳴，便愈。有患腰褁腳曲，持拄杖而來者，亦以杖打之，令放拄杖，應手便伸展。時有以財帛與湘，阻讓不免，留之，復散與貧人。所游行之處，或宮觀巖洞，多題詩句。其登杭州秦望山，詩曰：太一初分何處尋，空留歷數變人心。九天日月移朝夕，萬里山川換古今。風動水光吞遠嶠，雨添嵐氣沒高林。秦皇謾作驅山計，滄海茫茫轉更深。

後歸故鄉省兄，適兄遠出，嫂侄喜歸，湘告曰：我與兄共此宅，今歸要分，我惟愛東園爾。嫂侄異之，小叔久離家歸來，兄猶未見面，何言分地？骨肉之情，必不忍如此。駐留三日，嫂侄訝之，不食但飲酒。而待兄不歸，及夜遽卒。明日，兄歸問妻子，具以實對。兄感慟，乃曰：弟學道多年，非歸要分宅，是歸托化於我，以絕思望耳。乃棺殮之。其夕，棺輘然有聲，一家驚異，乃葬於東園。時大中十年也。明年，東川奏，劍州梓桐縣道士馬自然，白日上升。湘於東川謂人曰：我鹽官人也，新羽化於浙西，今又為玉皇所詔，於此上升。以其事奏之，遂敕浙西道杭州覆之，發塚視棺，乃一竹杖而已。

鄔通微

鄔通微，不知何許人也。為道士，神氣清爽，靜默虛夷。或吟或醉，多游於洪州名山。見之多年，或十數年不見，則顏狀益少於當時，如此，識者不測其服煉丹藥，游行無定止。後於酒樓，乘醉飛升而去。

## 許碏

許碏，自稱高陽人也。少為進士，累舉不第。晚學道於王屋山，周游五嶽名山洞府。後從峨嵋山經兩京，復自荊、襄、汴、宋抵江淮，茅山、天臺、四明、仙都、委羽、武夷、霍桐、羅浮，無不遍歷。到處皆於懸崖峭壁人不及處題云：許碏自峨嵋尋偃月子到此。觀筆蹤者，莫不嘆其神異，竟莫詳偃月子也。後多游廬山，嘗醉吟曰：「閬苑花前是醉鄉，滔以冉切翻王母九霞觴。群仙拍手嫌輕薄，謫向人間作酒狂。好事者詰之，曰：我天仙也，方在昆倫就宴，失儀見謫。人皆笑之，以為風狂。後當春景，插花滿頭，把花作舞，上酒樓醉歌，升雲而去。

## 金可記

金可記，新羅人也。賓貢進士。性沉靜好道，不尚華侈，或服氣煉形，自以為樂。博學強記，屬文清麗。美姿容，舉動言談，迥有中華之風。俄擢第不仕，隱於終南山子午谷葺居。懷退逸之趣，手植奇花異果極多。常焚香靜坐，若有念思，又誦《道德》及諸仙經不輟。後三年，思歸本國，航海而去。復來，衣道服，卻入終南。務行陰德，人有所求，無阻者。精勤為事，人不可偕也。大中十一年十二月上表言：臣奉玉皇詔，為英文臺侍郎，明年二月十五日當上升。時宣宗頗以為異，遣中使徵入內，固辭不就。又求見玉皇詔，辭以為別仙所掌，不留人間。遂賜宮女四人、香藥金彩，又遣中使二人專看待。然可記獨房靜室，宮女、中使多不接近。每夜聞室內常有人談笑聲，中使竊窺，但見仙官仙女各坐龍鳳之上，儼然相對，復有侍衛非少，而宮女中使不敢輒驚。二月十五日，春景妍媚，花卉爛熳，果有五雲唳鶴，翔鸞白鵠，笙簫金石，羽蓋瓊輪，幡幢滿空，迎之升天而去。朝列士庶，觀者填溢山谷，莫不瞻禮嘆異焉。

## 宋玄白

宋玄白，不知何許人也。為道士，身長七尺餘，眉目如畫，端美肥白，言談秀麗，人見皆愛之。頗有道術，夏則衣綿，冬則單衣。臥於雪中，去身一丈餘，周匝氣出如蒸，而雪不凝。又指燈即滅，指人若隙風所吹，颼颼然；指庭間花草，颯颯而動。多游名山，

自茅山出潤州希玄觀，入括蒼洞。闢穀服氣。或時食麅肉五斤，以蒜韭一盆，撮吃畢，即飲酒二斗，用一白梅。人有求得其一片蒜食之者，言不作蒜氣，味如異香，終日在齒舌間，香不歇。得食之者頗多，而畢身無病，壽皆八九十。玄白到處，住則以金帛求置二三美妾，行則舍之。人皆以為得補腦還元之術。

又游越州，適大旱，方暴尪樂龍以祈雨，涉旬，亢陽愈甚。玄白見之，以為凡所祈雨，須候天命，非上奏無以致之。乃於所止觀，焚香上祝，經夕，大霪雨告足。越人大神異之。復到信州，又逢天旱祈禱，有道士知玄白能致雨，州人乃請之。遽作術飛釘，釘城隍神雙目。刺史韋德鄰怪其貯婦女、復釘城隍神，此妖怪也。將加責辱，使健步輩欲向之，手腳皆不能動，悉自僕倒，枷杖亦自摧折。玄白笑謂德鄰曰：使君崢忤劉根，欲誅罰祖禰也？德鄰方懼，祈謝。須臾雨足，禮而遣之。其靈術屢施，不可備錄。後於撫州南城縣，白日上升而去。

賀自真

賀自真，莫究其所來也。為道士，居嵩山，有文學。為事高古，常焚修精勤。年少，人亦不知其甲子，然道俗相傳，見之多年矣，皆不甚為異。一日，雲鶴滿空，聲樂清亮，自真忽飛升而去。時有處士陳陶在東都，見洛城人觀望瞻禮，驚嘆不已，乃為詩曰：「子晉鸞飛古洛川，金桃再熟賀郎仙。三清樂奏嵩丘下，五色雲屯御苑前。朱頂舞翻迎絳節，青鬟歌對駐香綍。誰能白晝相悲泣，太極光陰幾萬年。」

酆去奢

酆去奢，衢州龍丘人也，家住於九峰山下。少入道，游學道術，精思忘疲。年三十餘，便居處州松陽縣安和觀，其觀即葉靜能故鄉學道之所。而觀北五里有卯山，高五十餘丈，相傳云漢張天師及葉靜能，皆居此山修道。去奢慕前事，登其山結庵以居。後觀中道士，相率山下居人為構屋，及造堂殿。設老君、張天師像，及葉靜能真影，朝夕焚修朝禮。山東南有一方石，闊二丈餘，平若砥，蓋天然也。去奢常坐其上，拱默靜想，一旦感神人，謂之曰：張天師有斬邪劍二口，並瓶貯丹在此石下，可以取之。去奢謝神人曰：此石天設，非人力可加。自惟荒謬，守真而已。托茲山棲獲安，久蒙聖佑，丹之與劍，詎可輒取？神人曰：但勤修無怠，劍丹自可立致。後三年，神人乃以劍丹送於去奢。劍乃張天師七星劍。丹以石匣藏之，一瓶貯之，傾藥有斗餘，如麻子，紅色光明。去奢自服及施人，有疾皆愈。

時麗水縣人華造，因中和年荒亂之後，擁土人據巖險。浙東連帥具以上聞，朝廷議欲息兵，乃授造以刺史。而造兇險，聞去奢神與劍丹，乃以兵圍其山，取去奢並劍丹，到州奪其劍丹，而囚鎖去奢於空室中。時方炎暑，一月日不與之水，造為去奢已斃矣。及開室，見神色儼然，顏狀紅白，愈於來時。造驚異，乃卻送去奢歸山，劍丹留之。一夜風雷，飛鳴失所，去奢聞劍卻歸石下爾。

後居山十五年餘，每言常見龍虎異鳥，行於庭際。安和觀道士多寓山頂燒奏，見龍虎鳥跡，咸驚異之。去奢不食多年，或人穢觸其山，春冬則猛獸來驚，秋夏則毒蛇所螫。去奢又言，每雷雨只在山半，常見雲龍、雷公、電姥、神鬼甚眾，或到此相見，咸有禮焉。又寄宿道士，夜聞去奢所居靜室，若與人談話，竊窺之，惟聞異香滿室，及環珮聲。或見有戴遠游冠、絳服、螺髻垂發、碧綃衣男女四人對坐，侍從皆玉童玉女，光明照身，復有神人遠立於側，而道士皆不敢驚，但虔敬而已。一日，去奢告道士曰：恐當離此山去，不長相見也。後數日，有彩雲鸞鵠，聲樂滿空，徘徊山頂。後有綍輿幡幢，靈官駕龍鹿，皆五色，亦騎鸞鳳迎，去奢升天而去，山下道俗觀望者甚眾。

孫思邈

孫思邈，京兆華原人也。七歲就學，日誦千言。及長，好談莊老百家之說。周宣帝時，以王室多事，隱於太白山學道，煉氣養形，求度世之術。洞曉天文推步，精究醫藥，審察聲色，常蘊仁慈。凡所舉動，務行陰德，濟物為功。偶出路行，見牧牛童子殺小蛇，已傷血出，思邈求其童，脫衣贖而救之，以藥封裹，放於草內。

復月餘出行，見一白衣少年，僕馬甚壯，下馬拜思邈，謝以言曰：小弟蒙道者所救。思邈聞之，不以為意。少年復拜思邈，請以別馬載之，偕行如飛。到一城郭，花木正春，景色和媚，門庭煥赫，人物繁雜，儼若王者之居。少年延思邈入，見一人端正美貌，袷帽絳衣，侍從甚眾，欣喜相接，謝思邈曰：深思道者，故遣兒子相迎。前者小兒獨出，忽為愚人所傷，賴脫衣贖救，獲全其命。此中血屬非少，共感再生之恩，今得面道者，榮幸足矣。俄頃，延入若宮闈內，見中年女子，領一青衣小兒出，再三拜謝思邈曰：此兒癡騃，為人傷損，賴救免害。思邈省記嘗救青蛇，即訝此何所也。又見左右皆閹人，宮妓呼袷帽君王，呼女子為妃後，心異之。潛問於左右，曰：此涇陽水府也。王者乃命賓寮，設酒饌妓樂，以宴思邈，辭以闢穀服氣，惟飲酒爾。留連三日，問其欲，對曰：山居樂道，思真煉神，目雖所窺，心固無欲。乃以輕綃珠金贈行，思邈堅辭不受。曰：

道者不以此為意耶？何以相報？乃命其子，取龍宮藥方三十首與先生，曰：此真方，可以濟世救人。俄復命僕馬送先生歸山。既歸，深自為異，歷試諸方，皆若神效。後著《千金方》三十卷，散龍宮方在其內。又以聲色診人之疾，著《脈經》一卷，大行於世。

隋文帝輔政，徵為國子博士，不就。嘗謂人曰：過此五十年，當有聖人出，吾方助之，以濟生人。至唐太宗時，召詣京師，訝其容貌甚少，曰：故知有道者，誠可尊重，羨門之徒，豈虛言哉！將授以爵位，固辭不受。高宗初，拜諫議大夫，復固辭。時年九十餘，視聽不衰。

范陽盧照鄰有時名，而染惡疾，嗟稟受之不同，昧遐夭之殊致，問於思邈曰：名醫愈疾，其道如何？對曰：吾聞善言天者必質於人，善言人者必本於天。夫天有四時五行，寒暑迭代。其轉運也，和而為雨，怒而為風，凝而為霜雪，張而為虹蜺，天地之常數也。人有四肢五臟，一覺一寐，呼吸吐納，動而為往來，流而為榮衛，彰而為氣色，發而為音聲，此人之常數也。陽用其精，陰用其形，天人之所同也。及其失也，蒸則生熱，否則生寒，結而為疣贅，陷而為癰疽，奔而為喘息，竭此而為焦枯。診發乎面，變動乎形。推此以及天地，則亦如彼。故五緯盈縮、星辰失度、日月錯行、彗孛流飛，此天地之疾疹也；寒暑不時，此天地之蒸否也；石立土湧，此天地之疣贅也；山崩地陷，此天地之癰疽也；奔風暴雨，此天地之喘乏也；雨澤不時、川源涸竭，此天地之焦枯也。良醫遵之以藥石，救之以針劑，聖人和之以道德，輔之以人事。故人有可愈之疾，天地有可銷之災。又曰：膽欲大而心欲小，智欲圓而行欲方。《詩》曰：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，謂小心也；「赳赳武夫，公侯干城」，謂大膽也；不為利回，不為義疾，行之方也；見機而作，不俟終日，智之圓也。其文學也穎出，其道術也不可勝紀。

高宗後無何，制授承務郎，致之尚藥局，不就。永徽三年二月十五日，晨起沐浴，儼其衣冠，端拱以坐。謂子孫曰：我為世人所逼，隱於洞府修煉，將升無何之鄉，臣於金闕，不能應召往來。俄而氣絕，遺令薄葬，不設盟器牲牢之奠。月餘顏色不變，舉尸入棺，如空衣焉，已尸解矣。

張果

張果隱於恆州條山，往來汾晉間，時人傳有長生秘術。耆老云，為兒童時，人見之，自言數百歲矣。唐太宗、高宗徵之，不起。則天召之出山，佯死於妒女廟前。時方炎暑，須臾臭爛生蟲，於是則天信其死矣。後有人於恆州山中復見之。

開元二十三年，明皇詔通事舍人裴晤，馳驛於恆州迎之。果對晤氣絕而死，晤乃焚香，宣天子求道之意，俄頃漸蘇。晤不敢逼，馳還奏之，乃命中書舍人徐嶠、通事舍人盧重玄，齎璽書迎果。果隨嶠到東京，於集賢院安置，肩輿入宮，備加禮敬。公卿皆往拜謁，問以方外之事，皆詭對，每云：余是堯時丙子年人。時人莫能測也。又云堯時為侍中，善於胎息，累日不食。時進美酒，及三黃丸。明皇留之內殿，賜之酒，辭以小臣飲不過二升，有一弟子可飲一斗。明皇聞之喜，令召之。俄頃一小道士，自殿簷飛下，年可十六七，美姿容，旨趣雅澹。謁見上，言辭清爽，禮貌臻備。明皇命坐，果曰：弟子常侍立於側，不可賜坐。明皇愈喜，賜酒。飲及一斗，不醉。果辭曰：不可更賜，過度必有所失，致龍顏一笑爾。明皇又逼賜之，酒忽從頂湧出，冠子撲落地，化為榼。明皇及嬪御皆驚笑，視之，失道士矣。但金榼在地覆之，榼貯一斗，驗之，乃集賢院中榼也。累試仙術，不可窮紀。乃下詔曰：恆州張果先生，游方之外者也，跡先高尚，心入茲冥，是混光塵，應召城闕。莫知甲子之數，且謂羲皇上人，問以道樞，盡會宗極。今則將行朝禮，爰升寵命，可銀青光祿大夫，號通玄先生。

果累陳老病，乞歸恆州。賜絹三百疋，隨從弟子二人給驛，肩舁到恆州，弟子一人，放回，一人相隨入山。天寶初，明皇又遣徵詔，果聞之示卒，弟子葬之。後發之，但空棺而已。

許宣平

許宣平，新安歙人也。睿宗景雲年中，隱於城陽山南塢，結庵以居。不知其服餌，但見不食。顏若四十許人，輕健，行疾奔馬。時或負薪以賣，薪簷常掛一花瓢，及曲竹杖。每醉行騰騰以歸，吟曰：負薪朝出賣，沽酒日西歸。時人莫問我，穿雲入翠微。邇來三十餘年，或施人危急，或救人疾苦。城市之人，多訪之不見，但覽庵壁題詩云：隱居三十載，築室南山巔。靜夜玩明月，閑朝飲碧泉。樵人歌壟上，穀鳥戲巖前。樂矣不知老，都忘甲子年。好事者多誦其詩。有抵長安者，於驛路洛陽同華間傳舍是處題之。

天寶中，李白自翰林出東游，經傳舍，覽詩吟之，嘆曰：此仙人詩也。詰之於人，得宣平之實。白於是游及新安，涉溪登山，累訪之不得，乃題詩於庵壁曰：我吟傳舍詩，來訪仙人居。煙嶺迷高跡，雲林隔太虛。窺庭但蕭索，倚杖空躊躇。應化遼天鶴，歸當千載餘。宣平歸庵見壁詩，又吟曰：一池荷葉衣無盡，兩畝黃精食有餘。又被人來尋討著，移庵不免更深居。其庵後為野火燒之，莫知宣平蹤跡。

後百餘載，至咸通十二年，郡人許明恕家有婢當逐，伴入山採樵。一日獨於南山中，見一人坐石上，方食桃，甚大。問婢曰：汝許明恕家人也？婢曰：是其人。曰：我即明恕之祖宣平也。婢言曰：常聞家內說，祖翁得仙多年，無由尋訪。宣平謂婢曰：汝歸，為我向明恕道我在此山中。與汝一桃食之，不得將出，山內虎狼甚多，山神惜此桃。婢乃食之，甚美，頃之而盡。遣婢隨樵人歸家言之。婢歸，覺簷樵輕健。到家，具言入山逢祖翁宣平。其明恕嗔婢將上祖之名牽呼，取杖打之。其婢隨杖身起，不知所之。後有人入山內，逢見婢，童顏輕健，身衣樹皮，行疾如風，遂入升林木而去。

劉商

劉商，彭城人也，家於長安。好學強記，攻文，有《胡笳十八拍》，頗行於世，兒童婦女悉誦之。進士擢第，歷臺省為郎中。性耽道術，逢道士即師資之。煉丹服氣，靡不勤切。每嘆光景甚促，筋骸漸衰，朝馳暮止，但自勞苦，浮榮世宦，何益於己！古賢皆墮官以求道，多得度世，幸畢婚嫁，不為俗累，豈劣於許遠游哉！是以托病，免官入道。

游及廣陵，於城街逢一道士賣藥，聚玩頗眾，人言多有靈效。眾中見商，目之甚相異，乃罷藥，攜手登樓，以酒為歡。道士所談，自秦漢歷代事，皆如目視。商頗為異，即師敬之。復言神仙道術，不可得也。及暮，商歸僑止，道士下樓，閃然不見，商益訝之。翌日，又於街市訪之，道士仍賣藥。見商愈喜，復挈上酒樓，劇談歡醉。出一小藥囊贈商，並戲吟曰：無事到揚州，相攜上酒樓，藥囊為贈別，千載更何求。商記詞得囊，暮乃別去。後商尋之，不復見也。商乃開囊視，重重紙裹一胡蘆，得九粒藥，如麻子。依道士口訣吞之，頓覺神爽不饑，身輕飄然，過江游茅山。久之，復往宜興張公洞。當春之時，愛罨畫溪之景，乃入胡父諸葺居，隱於山中。近樵者猶見之，曰：我劉郎中也。莫知所止，蓋已為地仙矣。

劉

劉　〈（音僭）〉，小字宜哥，兄瞻也。　家貧，好道。常有道士經其居，見　異之，問：知道否？曰：知。然　性饒俗氣，業應未淨，遽可強學。道士曰：能相師乎？　曰：何敢。於是師事之，隨道士入羅浮山。　與瞻俱讀書，　山棲求道，無巾裹鬃角，布衣事道士為文，而瞻性慕榮達。　謂瞻曰：鄙必不第，則逸於山野爾，得第則勞於塵俗。竟不及於鄙也，然慎於富貴，四十年當有驗。曰：神仙遐遠難求，秦皇漢武，非不區區

也。廊廟咫尺易致，馬周、張嘉貞可以繼踵矣。自後　　愈精思於道，乃隱於羅浮山。

瞻進士登科，屢歷清顯，及升輔相，頗著燮調之稱。俄謫南行，次廣州潮臺，泊舟江濱，忽有鬃角布衣少年，沖暴雨而來，衣履不濕，欲見瞻，左右皆訝，乃語之，但言宜哥來也，以白瞻。問形狀，具以對。瞻驚嘆，乃迎而見之。　　顏貌可二十來許，瞻已皤然衰朽，為逐臣。悲喜不勝，　　復勉之：與爾為兄弟，手足所痛，曩日之言，今四十年矣。瞻益感嘆，謂　　曰：可復修之否？　　曰：兄身邀榮寵，職和陰陽，用心動靜，能無損乎！自非弟奈何，況已升天仙，詎能救爾？今惟來相別，非來相救也。於是同舟行別，話平生隔闊，一夕，失替所在。今羅浮山中，時有見者。瞻乃南行，歿於貶所矣。

羅萬象

羅萬象，不知何許人。有文學，明天文，洞精於《易》。節操奇特，惟布衣游行天下。居王屋山，久之，後游羅浮山，嘆曰：此朱明洞天，昔葛稚川曾棲此以煉丹，今雖無鄧岳相留，聊自駐泊爾。於是愛石樓之景，乃於山下結庵以居。常餌黃精，服氣數十年。或出游曾城泉山，布水下採藥，及入福廣城市，賣藥飲酒，來往無定。或一食，則十數人之食；或不食，則莫知歲月。光悅輕健，日行三四百里，緩行奔馬莫及。後卻歸石樓庵，竟不復出，隱於山中矣。

司馬承貞

司馬承貞，字子微，博學能文。攻篆，迥為一體，號曰金剪刀書。隱於天臺山玉霄峰，自號白雲子，有服餌之術。唐則天累詔之，不起。睿宗深尚道教，屢加尊異，承貞方赴召。睿宗問陰陽術數之事，承貞對曰：《老君經》云，損之又損，以至於無為。且心目所見，知每損之尚未能已，豈復攻乎異端，而增智慮哉！睿宗曰：理身無為，則清高矣，理國無為，如之何？對曰：國猶身也。《莊子》云，游心於澹，合氣於漠。順於自然，乃無私焉，而天下理。《易》曰聖人者，與天地合其德。是知天不言而信，不為而成。無為之旨，理國之要也。睿宗深賞異，留之欲加寵位，固辭不可，告歸山。乃賜寶琴花帔以遣之，公卿多賦詩以送。常侍徐彥伯，撮其美者三十餘篇，為制序，名曰《白雲記》，見傳於世。時盧藏用早隱於終南山，後登朝居要官，見承貞將還天臺，藏用指終南謂之曰：此中大有佳處，何必天臺？承貞徐對曰：以僕所觀，乃仕宦之捷徑爾。藏用有慚色。

明皇在宥天下，深好道術，徵詔承貞，到京留於內殿，頗加禮敬。問以延年度世之事，承貞隱而微言，明皇亦傳而秘之，故人莫得知也。由是明皇理國四十五年，雖祿山犯闕，鑾輿狩蜀，及為上皇回，又七年方始晏駕，雖由天數，豈非道力之助延長耶！初，明皇登封泰山回，問承貞：五岳何神主之？對曰：岳者，山之巨鎮。而能出雷雨，潛諸神仙，國之望者為之。然山林神也，亦有仙官主之。於是詔五岳，於山頂別置仙官廟，自承貞始也。

又蜀女真謝自然泛海，將詣蓬萊求師，船為風飄到一山。見道士指言天臺山司馬承貞名，在丹臺，身居赤城，此真良師也。蓬萊隔弱水三十萬里，非舟楫可行，非飛仙無以到。自然乃回，求承貞受度，後白日上升而去。承貞居山，修真勤苦。年一百餘歲，童顏輕健，若三十許人。有弟子七十餘人。一旦，告弟子曰：吾自玉霄峰東望，蓬萊常有真靈降駕，今為東海青童君、東華君所召，必須去人間。俄頃氣絕，若蟬蛻，已解化矣！弟子葬其衣冠焉。

閭丘方遠

閭丘方遠，字大方，舒州宿松人也。幼而辯慧，年十六，精通《詩》、《書》，學《易》於廬山陳元晤。二十九問大丹於香林左元澤，澤奇之。後師事於仙都山隱真巖劉處靖，學修真出世之術。三十四受法籙於天臺山玉霄宮葉藏質，真文秘訣，盡以付授。而方遠守一行氣之暇，篤好子史，群書每披卷，必一覽之，不遺於心。常自言：葛稚川、陶貞白，吾之師友也。銓《太平經》為三十篇，備盡樞要，其聲名愈播於江淮間。唐景祐二年，錢塘彭城王錢舒，深慕方遠道德，禮謁。於餘杭大滌洞築室宇以安之，列行業以表之。昭宗累徵之，方遠以天文推尋，秦地將欲荊榛，唐祚必當革易，侔之園綺，不出山林，竟不赴召。乃降詔褒異，就頒命服，俾耀玄風，賜號妙有大師玄同先生。闡揚聖化，啟發蒙昧，真靈事跡，顯聞吳楚。由是從而學者，若正一真人之在蜀。趙升、王長亦混於門下，弟子二百餘人。會稽夏隱言、譙國戴隱虞、滎陽鄭隱瑤、吳郡陸隱周、廣陵盛隱林、武都章隱芝，皆傳道要而升堂奧者也。廣平程紫霄應召於秦宮，新安聶師道行教於吳國。安定胡謙光、魯國孔宗魯十人，皆受思真煉神之妙旨。其餘游於聖跡，藏於名山，不復得而記矣。

天復二年二月十四日，沐浴焚香，端拱而坐，俟亭午而化。顏色怡暢，屈伸自遂，異香芬馥，三日不散。弟子以從俗葬，舉以就棺，但空衣而尸解矣。葬於大滌洞之傍白鹿山。後有道俗，於仙都山及廬山累見之。自言：我舍大滌洞，歸隱灊山天柱源也。

## 聶師道

聶師道，字通微，新安歙人也。性聰淳直，言行謙謹，養親以孝聞，深為鄉里所敬。少師事道士於方外，即德誨之從兄也。德誨自省郎出牧新安之二年，方外從之荊南書記，早舍妻子入道，學養氣修真之術，周游五嶽名山，到新安。德誨乃於郡之東山選勝地，構室宇以居之，目為問政山房，而師道事之。辛勤十餘年，傳法籙修真之要。後出游績溪山，自言嘗覽內傳，見服松脂法。乃與道侶，上百丈山採松脂。崖石回聳百丈，遂以名之，其四望高千餘仞。夜宿於崖頂松下，天清月朗，忽聞仙樂起，自東南紫雲上遙遙而來，遲緩過於石金山。石金與百丈，其高相等，雖平地隔三十里，山頂相望咫尺間。乃聞仙樂到彼，輟少時，敲小鼓三通，復奏樂，金石笙簫，絲匏響亮，擊鼓而拍，莫審其曲調，聲揭而清，特異人間之樂。自三更及雞鳴而止。後問於山下人，是夜皆聞之。其同侶嘆曰：方採靈藥，遽聞仙樂，豈非有感？此亦君得道之嘉兆矣。

其後游行歸南嶽，禮玉清及光天二壇。後泊招仙觀，入洞靈源。時當春景，聞蔡真人舊隱處不遠，有花木甚異，採樵者時或見蔡真人在其間。師道喜之，乃闢穀七日，晨起獨趨山中漸行，見花有異香，不覺日晚。忽到大溪傍，見一樵人，臨水坐於沙上。師道驟欲親近之，乃負薪將下溪，回顧師道，卻駐樵簷，問獨此何往。應之曰：學道尋仙，深心所切，聞蔡真人隱此山，願一禮謁耳。樵人曰：蔡君所居極深，人不可到。師道曰：攀蘿登崖，已及於此，有山通行，豈憚遠近！樵人又曰：日將暮矣，且行過此山東，有人家可宿。師道欲隨樵人去，樵人遽入水，甚淺，及師道入水，極深而急，不敢涉。樵人曰：爾五十年後，方過得此溪。目送樵人，步水面而去，不見乃回。

山東行十餘里，遙望見草舍三間，有籬落雞犬。漸近，見一人青白色似農者，年可三十，獨居。見師道到，甚訝師道深山自行。忽曰：家累俱出何為？主人又問師道：此來何之？應曰：尋蔡真人。居主人曰：路上見一樵人否？曰：見。主人曰：此蔡道者適過也。師道聞之，禮祝曰：凡愚見仙聖不識，亦命也。已逼夜，山林深黑，投宿無地。又問曰：從何來？具以發跡新安，尋真之由以對。乃許入其舍，復指師道，令近火爐邊床上坐。曰：山中偶食盡，求之未歸。師道曰：絕糧多時，卻不以食為念。見火側有湯鼎，復有數個黃瓷合，主人曰：合內物皆堪吃，任意取之。乃揭一合，是茶。主人以湯潑，及吃，氣味頗異於常茶。復思茶，更揭之，合不可開。遍揭諸合，皆不能開。師道心訝不似村人家，而不敢言。主人別屋睡，日高不起，又無火燭，睡中曰：此孤寂之處，忽病無以相待，前村人家甚多，可以往彼。

師道便行，數里不見人家，悉是崖險，乃回，已迷向宿之處。復行約三十餘里，即逢見一老人，欣喜，邀於石上坐，問入山之意，具以前事對之。老人曰：蔡君父子俱隱於此山，昨夜所宿之處，即其子也。又曰：爾道氣甚濃，仙骨未就，入山饑渴，何能卻回？俄折草一莖與師道，形如姜苗而長尺餘，嚼之味甘美。復令取泉水，吃次舉頭，已失老人所在。師道悲嘆不已，而覺食茶草之後，氣力輕健，愈於來時。卻欲沿山路尋宿處，其路已為棘蔓蔽塞，前去不通。卻回招仙觀，眾道士忽見師道，驚異曰：此觀地雖靈岳，側近蟲獸甚多，人罕能獨行，何忽去月餘日？實久憂望。師道曰：昨日方去，始經一宿。具言見樵人及宿處，又逢老人。道士皆嘆曰：吾輩雖同居此觀，徒為學道，知有蔡真人，無緣一見。吾子夙有仙分，已見蔡君父子。其老人者，昔聞彭真人亦隱此山，豈非彭君乎？子一入見，遽逢三仙人。一日一宿，人間月餘矣。其實積習之命也。師道深自嘆異。

駐招仙觀修煉逾年，後以親老思歸，卻回問政山。每入諸山，拾薪劚藥，或逢虎豹，見師道垂耳搖尾，俯伏於地。師道以手撫而呼之，乃起隨行。或以薪藥附於背上，負之送歸而去。昔郭文泰之居大滌洞，伏虎亦如之歙之。近山頗有猛獸，而不為人之害者，自師道之感也。其親時問師道游學所益，具陳其事。親聞之而喜曰：汝以孝養我，以道資我，亦幸為汝母矣。此蓋宿慶之及也。

後又出游，復思往南岳九嶷山。早聞梅真人、蕭侍郎皆隱玉笥山，時人多見之。梅即漢南昌尉福也。簫即子云，字景喬，梁之公子，自東陽太守避侯景之亂，全家入山。二人俱得道於此。師道且止玉笥清虛觀，思慕梅、蕭，三游鬱木坑，或冀一見，堅心以去。山行極深，忽見一人，布衣烏紗帽，顏若五十許人，師道禮敬問之。初自稱行者，問師道何往，乃以尋梅蕭為答。行者曰：聞爾精勤慕道，遍訪名山，情亦非易。欲見二君，行者可以相引。爾宿業甚淨，已應玉籍有名。雖未便飛升，當亦度世爾。行者又曰：「我謝修通也，恐爾未識，故以自言，本居南嶽，與彭蔡同隱，已三百年。知爾常游洞靈源，我適為東華君命，主玉笥山林地仙，兼掌清虛觀境土社令，爾與我素有道緣，是時相見。然梅蕭日中為小有天王所召，恐未便還，非可俟也。師道於是虔拜曰：凡世肉人，謬探大道，凝神注想，以朝繼夕。未知要妙，若浮於海，詎識其涯。不期今日獲見道君，實百生之幸也。修通曰：丹心懇苦，深可憫哉！爾世事未了，且當送爾出山路，往我所止。隨行數里，忽見草舍兩間，甚新潔，有床席，小鐺然火煎湯，儼若書生所居，而無人。修通命師道入，坐於木兔上，修通自坐白石鹿床上。俄有一總角童，以湯一碗與師道，呷之神氣爽然。又指令架上自袖取書一卷，修通曰：此《素書》也，但習之無怠，當得真旨。師道意欲求住師學，未之啟言，而修通已知，曰：爾有親垂老，雖有兄能養，

若欲更南游，此未可言住。我弟子紫芝在九嶷山，若往彼見之，為我傳語，兼出《素書》示之，得盡其旨矣。或不見，但投《素書》於毛如溪上洞中，仍題石壁，記我傳語之意，紫芝當自授爾要道。言訖，乃發遣師道回，俄不見修通，已在鬱木坑，師道入清虛觀矣。眾道士驚曰：一去七日而返，何之也？師道具以對之。有道士二人欣躍，乞與師道共入鬱木坑。到舊處，巖石草樹，歷歷宛然，但失其草舍，竟日悵望而回。

師道得《素書》，文字可識，皆說龜山王母，理化眾仙秘要真訣也。他仙習此，當得升天。世人授之，跡參洞府。其間有疑義，不可究也。後到南岳九嶷山湘真觀，月餘，尋問紫芝蹤跡，咸言毛如溪有一隱士，莫知姓名，人或見者。師道累入山，尋之不見，乃如修通之言，投書題石壁。後常夢神人，稱紫芝，教之以釋凝滯，意乃醒然。經歲餘，復還問政。居二十餘年，每焚修，即以二蔡、彭、謝真形畫像瞻禮，仍自以管幅編異，傳於道俗。

其後吳太祖霸江淮間，聞師道名跡，冀其道德護於軍庶，繼發召止，及廣陵建玄元宮以居之。每升壇，祈恩禱福，水旱無不應。致天地感動，煙雲呈祥。是以人情咸依道化，境若華胥，俗皆可封。雖古今異時，實大帝之介君也。乃降褒美為逍遙大師、問政先生，以顯國之師也。弟子鄒德匡、王處訥、楊匡翌、汪用真、程守樸、曾景霄、王可儒、崔繟然、杜崇真、鄧啟遐、吳知古，皆得妙理，傳上清法，散於諸州府。襲真風而行教，朝廷皆命以紫衣，光其玄門。有秦、吳、荊、齊、燕、梁、閩、蜀之士，咸來逾紀，勤苦奉事。師道常謂之曰：我無道術，何以遠來若此？弟子皆曰：昔張君居蜀，天下之人，悉往師之。隨其所修，各授以道要焉。群弟子執奴僕之役，久而不去者，方得成仙。今悉是枯骨子孫，日逼朽腐，思避短景，希度長生，願無卻懇切也。然師道以仁慈接眾，言不阻違，隨其性識，指以道要。若久行霧露，餘潤漬衣，近羅沉檀，輕香襲體。

由是居廣陵三十餘年，有弟子五百餘人。而師道胎息已久，煉丹有成。一旦，告弟子曰：適為黑幘朱衣一符吏，告我為仙官所召，必須去矣。頃之，異香滿室，雲鵠近庭，若真靈所集，爽然言別而化。弟子殮之，棺忽有聲，視之若蟬蛻尸解矣。後數日，人自豫章來，見之領一柷角童隨行，道俗多識之，咸問：何為遠游。曰：離南嶽多年，今暫往爾。所在多泊舊游宮觀。而去半年後，有人自長沙來，亦如豫章所見。復言衡陽路見，歸洞靈源去。樵人言五十年後過此溪，適足驗矣。詳其由來，是二蔡、彭，謝之儔侶也。隱化而往，絕世思望，神仙皆然矣。

殷文祥

殷七七，名文祥，又名道筌。常自稱七七，俗多呼之，不知何所人也。游行天下，人言久見之，不測其年壽。面光白若四十許人，到處或易其姓名，不定。曾於涇州賣藥，時靈臺蕃漢疫癘俱甚，得藥入口即愈，皆謂之神聖。得錢即施之於人，而常醉於城市間。周寶於長安識之，尋為涇原節度，迎之禮重，慕之道術還元之事。及寶移鎮浙西，數年後，七七忽到，復賣藥。寶聞之驚喜，遽召之，師敬益甚。每醉，自歌曰：解醞須臾酒，能開頃刻花。琴彈碧玉調，爐煉白硃砂。寶嘗試之，悉有驗。其於種瓜釣魚，若葛仙公術也。

鵠林寺杜鵑花高丈餘，每春末花爛熳。僧傳言，貞元年中，有外國僧，自天臺缽盂中，以藥養其根來種之，自後構飾花院，鎖閉。人或窺見女子，紅裳艷麗，游於樹下，有輒採花折枝者，必為所祟，俗傳女子花神也。所以人共保惜，故繁艷異於常花。其花欲開，探報分數，節度使賓寮官屬，繼日賞玩。其後一城士女，四方之人，無不以酒樂游從。連春入夏，自旦及昏，閭里之間，殆於廢業。寶一日謂七七曰：鵠林之花，天下奇絕，嘗聞能開非時之花，此可開否？七七曰：可也。寶曰：今重九將近，能副此日否？七七諾之。乃前三日，往鵠林寺宿焉。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：道者欲開此花耶？七七乃問：何人深夜到此？女子曰：妾為上玄所命，下司此花，在人間已逾百年，非久即歸閬苑去，今與道者共開之，非道者無以感妾。於是女子倏然不見。來日晨起，寺僧或訝花漸拆蕊，及九日，爛熳如春。乃以聞寶，一城士庶異之，游賞復如春夏間。數日，花俄不見，亦無落花在地。

後七七偶到官僚家，適值會賓次，主與賓趨而迎之。有佐酒倡優共輕侮之，七七乃白主人：欲以二慄為令，可乎？咸喜，謂必有戲術，資於歡笑。乃以慄巡行，嗅者皆聞異香，驚嘆，惟佐酒笑七七者二人，嗅之化作石，綴於鼻，掣不落，但言穢氣不可堪。二人共起狂舞，花鈿委地，相次悲啼，粉黛交下。優伶輩一時辭舞，鼓樂自作，聲頗合節，奏曲止而舞不已。一席之人，笑皆絕倒。久之，主人祈謝於七七。有頃，石自鼻落，復為慄，傳之皆有異香。及花鈿粉黛悉如舊，略無所損，咸敬事之。又七七酌水為酒，削木為脯，使人退行，止船即住，呼鳥自隨，唾魚即活，撮土畫地，狀山川形勢，折茆聚蟻，變城市人物。有人曾經行處見之，言歷歷皆似，但小狹爾。凡諸術不可勝紀。

後二年，薛玄、劉浩作亂，寶南奔杭州。而寶總戎為政，刑或無辜。前上饒牧陳全裕經其境，構之以禍，盡赤其族。寶八十三，筋力尤壯，女妓百數，蓋得七七之術，後為無辜及全裕作厲，一旦忽殂。七七劉浩軍變之時，甘露寺為眾推落北崖，謂墮江死矣。其

後人見在江西十餘年，賣藥。入蜀，莫知所止。其鵠林花，兵火焚，樹失，根株信歸閬苑矣。

## 譚峭

譚峭，字景升，國子司業洙之子，幼而聰明。及長，頗涉經史，強記，問無不知，屬文清麗。洙訓以進士為業，而峭不然。迴好黃老，諸子及周穆、漢武、茅君、列仙內傳，靡不精究。一旦，告父出游終南山，父以南山近京都，許之。自經終南、太白、太行、王屋、嵩、華、泰嶽，迤邐游歷名山，不復歸。寧父馳書責之，復謝曰：茅君昔為人子，亦辭父學仙，今峭慕之，冀其有益。父母以其堅心求道，豈以世事拘之，乃聽其所從。而峭師於嵩山道士十餘年，得闢穀養氣之術，惟以酒為樂，常醉騰騰，周游無所不之。夏則服烏裘，冬則綠布衫。或臥於風雨雪霜中經日，人為已斃，視之，氣出怵怵然。父常念之，每遣家僮尋訪，春冬必寄之衣及錢帛。捧之且喜，復書，遽遣家僮，乃厚遺之。才去，便以父所寄衣出街，路見貧寒者與之。及寄於酒家，一無所留。人或問之何為如此，曰：何能看得盜之所竊，必累於人，不衣不食，固無憂也。常欣欣然，或謂風狂，每行吟曰：線作長江扇作天，靸鞋拋向海東邊。蓬萊信道無多路，只在譚生柱杖前。爾後居南嶽，煉丹成，服之，入水不濡，入火不灼，亦能隱化，復入青城而去。

## 杜升

杜升，字可云，自言京兆杜陵人也，莫測其年壽。不食，常飲酒三斗不醉，顏甚悅澤，若三十許人。裹大方巾，破帽，冬夏常著綠布衫，而言談甚高，頗有文學。人有與換新巾衫，必受之，舊者堅不脫，得新者出門，逢人便與。常游城市門醉行。能沙書，好於水碗及盆內，以沙書龍字，浮而左右轉，或叱之，則飛起，高丈餘，隱隱若雲霧，作小龍形，呼之復下水中。不就人求錢，人自以錢與之。召人穿簷行，少頃之間，得錢甚多，便散與貧人及酒家。如此到處，日日為之，人皆不厭以錢與之，疑以術惑於眾也。冬則臥於雪中三兩日，人以為殭斃矣，或拔看之，徐起，抖擻雪而行，猶若醺酣氣出，如夏醉睡醒也。

杜孺休，邠國公琮之子也，為蘇州牧。或聞可云在城市，極喜，乃延入州，拜之，呼為道翁。賓客僚屬皆訝之，孺休曰：先君出鎮西川，日與此道翁深相喜重，常來去書齋中。時孺休才年十餘歲，今五十餘歲，別道翁四十年，而裝飾顏貌，一如當時。乃留之郡齋，咨以道術。可雲曰：但以政化及人，慈愛為意，況今多事，尤在保身，未能脫屣世塵，

委家林野，宜遠於兵傷，道術詎可問也。時郡人以錢帛與之，阻讓不可，出城便散與人，孺休敬之愈甚。可云或與孺休賓僚聚飲，有唱和者，而可云出口成章，屬章深遠，多神仙旨趣，人無以綴之。後軍亂，孺休果為兵傷而死。可云人見亦被傷殺，頃之，但有舊衫一領，作三四段斫破痕在地。後數日，人多見過松江、浙江，經杭、越、衢、信入江西，市醉吟、沙書如故。又一年，人於湖南見之，問蘇州事，歷歷話而笑，復言曾居南嶽，即當去矣。詳而究之，是得隱形解化之道，人莫可知也。

羊愔

羊愔，太山人也。以世祿官，家於縉雲。明經擢第，解褐喜州夾江縣尉，罷歸縉雲。兄忻為臺州樂安令。愔幽棲括蒼山，性惟沉靜，薄於世榮，志尚逍遙，常慕道術。一旦妻暴亡，曰：莊生鼓盆，迥為達者，今樂矣，葬之不亦宜乎！男且有業，女已有歸，永無累也。後游阮郎亭，崖上去地十餘丈，有篆書刻石，字極大，世傳言阮肇題詩所成，使匠人鑿石摸搭。驗之，乃唐李陽冰常為縉雲令，游此亭題詩，曰：阮客身何在，仙雲洞口橫。人間不到處，今日此中行。

愔於亭側，與縉雲觀道士數人，花時飲酒，日午，忽僕地若斃，氣息猶暖，乃舁還家，七日方醒。鄉里之人，與道士俱往問之，愔曰：「初為一人青幘絳服，自稱靈英，邀入洞府中，見樓觀宏麗，鸞鵠徘徊，天清景暖，異於人間。須臾，一石穴中有物飛出，狀如箜，青色，柄長。靈英指之曰：此青靈芝也，可食之得仙。愔覺饑方甚，取坐於石上食之，味甘美，俄而都盡。靈英曰：爾夙有仙分，今日遽得見仙官。乃引見仙官，戴遠游冠、霞帔三人，文武侍從極多。靈英謂愔曰：一人小有天王君，一人華陽大茅君，一人隱玄天佐命君。愔歷拜之，咸曰：有仙骨未能飛升，猶宜地上修煉。俄而靈英送出，乃括蒼洞西門也。

愔方悟此身，後不喜穀氣，但飲水三升，日食百合一盞。身輕，骨節皆動，抖擻如竹片及拍板聲。又多言語吟詠，若與人談話，晝夜不已。時或以紙三二百幅書之，頃刻皆遍文字，人莫識之。愔讀之悉是文章，道侶好事者，依口錄之，實亦清辭麗句，多神仙瀛洲閬苑之意。如此經年，清瘦輕健。有不信者，謂之妖物所魅。及二年，漸肥白，不喜食百合，惟飲水飲酒。三年，鬢髮如漆，面有童顏，行步輕健似飛，飲酒三斗不醉，衣布褐。後南行入委羽山，人莫得見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

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